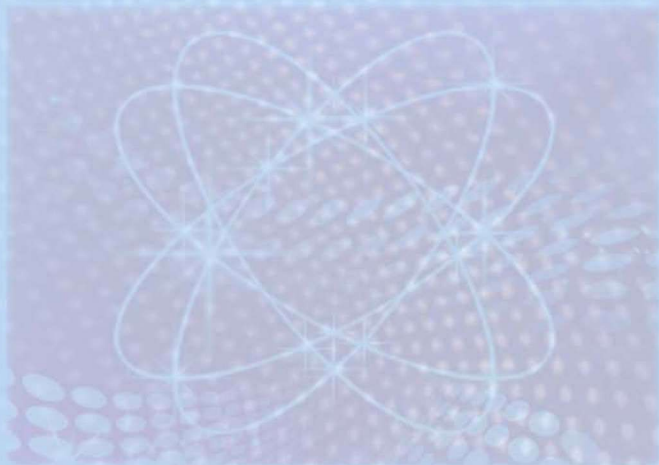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12

尘世琐语

李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12

尘世琐语

李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世琐语/李宏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12）

ISBN 978-7-5451-1093-7

I. ①尘…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385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40mm×210mm

印张：126

字数：198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34.40 元（全 2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从喧嚣中缓缓走来，如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收拾了一路趣闻，满载着一眼美景，静静地与你分享。靠近它，你会忘记白日里琐碎的工作，沉溺于片刻的宁谧。靠近它，你也会忘却烦恼，还心灵一片晴朗。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上千篇中外最美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通过阅读本书，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品味原文的主旨、情境、意蕴，在给读者以视觉上的愉悦享受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广阔的想像空间。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引领读者领略散文的真貌，同时启迪心智，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鉴赏能力和人生品位。

目 录

一筐浪漫主义的桃.....	1
风筝飘飘.....	3
一棵特立独行的树.....	10
灯花.....	13
天底下最美的母亲.....	16
情人草.....	20
故里.....	23
钥匙.....	25
安静，一下午的时光.....	29
读己——自戒篇.....	32
乡村短笛.....	35
童谣与小鸟.....	40
风声在耳.....	45
内心积雪的树.....	48
忧劳岁月.....	50
城南小记.....	52
与麦子对视.....	57
拆木箱的老人.....	59
人到四十(节选).....	62
鼓神.....	65
拉萨的天空.....	68
不该遗失.....	70
在往事中成长.....	72
历史的裂痕.....	75
大地上的房子开过花.....	78
师傅.....	80
人的证明.....	84
一块地，死了.....	87
我的梦想.....	90
陪父亲喝酒.....	94

工房.....	97
那季的苍凉.....	99
秋尽.....	102
神圣的沉静.....	105
安塞腰鼓.....	108
鸟是树的花朵.....	111
把钥匙挂在心口.....	114
一个农民走在田埂上.....	116
人性的灯盏.....	119
假如没有王选.....	122
一盏遥远的灯.....	125
静夜功课.....	128
月，阙也.....	131
大雪下的被.....	134
岁月留下你的故事.....	137

一筐浪漫主义的桃

文 / 大卫

那些桃子——你想想吧，全都粉身碎骨了，想哭也没有时间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尘世间还有这么鲜艳诱人的桃子，鲜得你不寒而栗——这句话有问题，但我一时又找不出更好的说法，尤其在纷纷攘攘的北京站这儿。

筐是那种很常见的荆条筐，有些旧，但旧得恰到好处。我是说，住在这样的筐里，那些桃子就显出了古典的况味。每一颗，都好像经过精心挑选一样，你没有理由怀疑她们来自同一个村庄，同一块地段，甚至同一棵桃树。身子鼓胀胀的，如青春期的少女，那种勃发的激情，是裹也裹不住的，桃皮很白，白得让你能看到流动的桃汁，我怀疑每一颗桃的皮肤下，都埋藏着一条秘密的河流。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卖桃子的是个小女孩——这样的桃子必须由小女孩来卖，就像童话中的那盒火柴必须由小女孩来卖一样。

其时我正在 9 路车站等人。所以，那个小女孩和她的桃子就缓解了我焦灼的等待。当然，我也没有忘记买上两斤，这使得即将到来的朋友有了一饱口福的可能。

没什么事可干，我就想像那些桃子，想像她们青枝绿叶的乡村岁月。作为树的女儿，她们是喝着露水长大的，风、阳光、蝉噪、蛙鸣应该是她们的干粮。对于未来，她们肯定有过非常美丽的憧憬，就像一个乡村小女孩，她的愿望可能是做城市里的一个白领一样。一颗桃子，如果说有什么梦想，可能就是成熟了以后，能到城里走一趟，向天不愿蓝、水不肯绿、花不想红的城市展示她们无边的鲜艳与美丽。

可以说，在进城之前，她们个个都有着极其浪漫的想法。相信正是她们的存在，才有可能使城里人越来越挑剔的口味得以拨乱反正，也许只有她们纯正的甜，才有可能挽救城里人越来越退化的味蕾。如果一颗桃子有一个浪漫的想法，那么一筐桃子到底会有多少个浪漫的想法，可能连卖桃子的小女孩也不知道。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看到几个红袖章站到了小女孩的跟前，他们说些什么，小女孩呆呆地站了起来，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后来，一个红袖章提起那筐桃子就要往车上拎，小女孩不让，紧紧地抱着筐子，争来争去的时候，小女孩索性将整个身子几乎压在了筐子上。争执之中，筐子倏地翻了，小女孩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桃子滚了一地。你真的不可想像，刚才还有着浪漫主义想法的一筐桃子，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主义。正巧有一辆公交车开了过来，那些桃子——你想想吧，全都粉身碎骨了，想哭也没有时间了。我只能说，这些不成样子的桃啊，又在一瞬间，由现实主义变成了批判现实主义。

小女孩反而不哭了，她低着头走了。我的朋友也来了，现在我们吃我刚买下的这些桃子——现在，只有她们还有一息尚存的浪漫主义。

风筝飘飘

文 / 张榕

每当风筝在天空飘荡的季节，我就想起我的童年来了。

童年不管是幸福、痛苦，是欢乐、还是辛酸，在每个人的回忆里，也许都是难以忘怀的吧！即使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长者，或者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有时候，那童年时代的种种情景，还是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而且，它总是带着一种诗的光辉、梦幻的色彩和一种奇异的激动人心的力量，震颤着你的心灵然而，我的童年是单调而寂寞的。

在一座古老的小县城里，几间面街的旧式房屋，没有庭园，没有鲜花和野草，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天井都没有。家庭的封建式的管教是严厉的。我不仅不能和街上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他们的打弹子或玩烟盒一类的游戏，就是连单独上街的机会也很难得有。记得有几回，我偷偷地跑到街上，在那捏面人的小摊前或者那围着观看变把戏的人群里站上一会儿，接着便是被揪回来受到一顿训斥……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为了躲避敌人飞机的空袭，母亲把我送到舅母的家里。那是离城五六里的乡间。当母亲把我带到舅母面前，我像一个女孩子般地感到拘谨而又羞涩。这时候，我看到舅母身边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一双大眼睛在向我调皮地眨巴着，脸上露出一种友善的微笑。

“你们俩是同年的呢！”舅母指着他对我说。

“我们三娃是八月生的，要小三个月。”母亲调头示意我：“这是你表兄，喊七哥。”

我还没有来得及喊出来，七哥已经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玩去！”……

从此，我在舅母家里，和七哥一道上山摘野花，到林中拾松菌，爬到树上去掏喜鹊蛋，到清清的小溪里用面盆舀干溪水捉鱼……七哥不仅是我亲密的伙伴，而且是我童年生活的指导者。我跟他学会了爬树；学会了在池塘里晃几把“狗爬搔”；学会了用一根麦草做成麦笛，放在嘴边发出“吱吱”的小鸡般的鸣叫；学会了用青竹做成竹号，在口中吹送出“呜嘟嘟——”的震惊山谷的激昂而雄浑的声音……

春天，树林泛绿了，红艳艳的映山红花开得漫山遍野。七哥忽然提议说：

“我们放风筝去，好不好？”

啊，放风筝！怎么不好呢？那曾经是我许久以来不敢想象的一种奢望啊！当我看见那些城里的大孩子拿着各式各样的风筝走向郊外的時候，我心里是多么羡慕，又多么难过！我甚至连梦里也想到有一只风筝！不，我也曾经放过风筝。不过，说起来也真是可怜，因为那不过是从母亲的针线盒里翻出来的一根缝衣的线系上从父亲的旧书上撕下来的一页废纸罢了！我就牵着这样的“风筝”，围绕着堂屋里的桌子快活地狂奔起来，“风筝”在我身后像拖着一条尾巴似的贴近地面低低地“飞翔”，如果那样的能叫做“飞翔”的话……

我们开始做真正的风筝了。

“你看我是怎样做的，你就怎样做好了。”

“篾片要削得越薄越好……”

“看，你两只翅膀怎么不一样长呀！……”

七哥一边做，一边不停地指导着我。

“哎呀，你这斗线是怎么安的呀？告诉你，上面一根要短些。下面的要长些，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突然，他像发现了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一样，立即下命令纠正了。

“一样长不行吗？”我不懂，为什么两只翅膀要一样长而两根斗线却不能这样。

“不行！”我得到的是斩钉截铁似的回答。

“为啥呀？”但我还是想知道一个究竟。

“你不要管嘛！”他眨眨眼，到底也没有讲出任何道理。然而他的口气却是那样地自信，那样地不容置疑。我只好不理解也要执行了……

我们在田野里奔跑起来，身后的风筝越飞越高了，手中的线也渐渐放完了。于是，我们停下来俯卧在那柔软的草地上，把线盘插在泥土里，然后，两手撑着下巴，抬起头，仰望着天空的风筝自由自在地随风飘荡……

蓝色的晴空是那样地辽阔，那样地深邃。一朵白云从我们头上悠悠飘过，阳光照射着它，就像给它镶上了一层透明晶亮的花边。我们的风筝也能飞到云朵上去吗？唉，要是线再长一些就好了……

风筝，一会儿在摇曳飘飞，仿佛一对神话中的仙娥在翩翩起舞；一会儿又一动不动，又好像两只懒洋洋的老鹰，在天空展翅休息……我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风筝，随着风飞到天空去了……

春天的阳光照在身上，令人浑身都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我们俯卧在草地上，让自己的身体，紧贴着大地的胸膛，我似乎真的听到自己跳动的心在和大地母亲低低地絮语……

童年啊，你就是这样地带着五彩缤纷的印象闯进我沉思的脑海里的吗？你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魅力，以至使我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你的时候，还感到当时的一切情景都历历如在目呢？……

抗战胜利后，七哥到重庆上高中去了。有一年暑假，他忽然来到我的家中。几年不见面，我们彼此都早已和童年告别，虽然我还记得放风筝一类的往事，但也不好意思把它作为我们见面时的话题了。记得当时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参加学生运动，参加反饥饿、反迫害的大游行。而且，他还是学生会的秘书，起草过不少的文件和宣传品。而我当时的兴趣却被古代诗词吸引了去，整个夏天，我差不多都在和李白、杜甫、柳耆卿、苏东坡打着交道。当七哥走到我的案头，拿起一本《乐章集》，我看见他眼睛还是那样地眨巴着，但眉头却皱起来了。

“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我说，你应该读一点新的诗。”他用俨然还是当年作为我的指导者的口吻说。

“口水话一样的东西，那有什么味道呢？”我颇不以为然，心想，我可不是当年的盲从者了。

但过了几天，我果然收到了他寄来的两本诗集——《给战斗者》和《火把》。从此，我才第一次知道了田间和艾青。而且，由于他们的战斗的诗章的强烈的鼓动和感染人的力量，我居然也热爱起新诗来了……

从那年暑假别后，我和七哥就没有再见过面。解放后，我只听说他仍在重庆，参加了工作，而且入了党。以后，我也调来重庆，但因为不知道他工作的单位，也就始终没有见到过他。加上平时工作的繁忙，我甚至把他忘却了。只有当偶然看见风筝飘在天空的时候，才又想起这个我童年时代放风筝的伙伴来。然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

知处。”在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车声嚷嚷，人海茫茫，我到哪里去寻找他呢？

也许，人生的道路，正如人们所说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吧！当那场横扫一切的政治台风席卷着我们整个国土，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陷入一场旷古的大悲剧、大浩劫的时候，我又已经远离重庆，被关进一个山区的“牛棚”里了。在那些完全被剥夺了自由的日子里，无情的批斗，沉重的劳改，写不完的交代以及那无数次地被单调地重复着的“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宗教式的祈祷……折磨得我的心灵，由痛苦而愤怒，甚而至于渐渐有些麻木！整整四年，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亲属和朋友通过一封信……

有一次，当我拖着一天劳改之后的疲惫的身躯走回我那间破旧而黑暗的小屋时，我的心灵的琴弦忽然颤动起来了！因为，我分明看见一个孩子在我门前正玩着我童年时代那种用一根线拴着一张纸片的可怜的把戏！……

我很难说清当时我心里到底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感情。不知是对于失去了的童年的无限的惋惜，还是对于久违了的自由天地的深沉的向往……总之，一个强烈而奇怪的愿望在我心里火花一样地迸射出来：我要做一只风筝！虽然，我明明知道，在当时的境遇下，这对于我是完全不相宜的。但说来也怪，这个愿望竟一直是那样强烈、那样执著地紧紧抓住了我，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夜晚，我躺在床上，满眼净是蓝天、白云、金黄的菜花、青青的草地以及那奔跑着的伙伴和摇曳的风筝……有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又忽然搅做一团，在我眼前像旋转的车轮一样地搅得我眼花缭乱……我再也睡不着了，就像被一种什么力量牵引着似的身不由己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这山区的环境里，竹篾是不难弄到的，枕头下面供我写检查的十行纸也还有，而吃剩的饭粒自然也可以当糗糊使用。就这样，在这寂寞的深夜里，我偷偷地做起风筝来了……

第二天，当那个孩子从我门前走过的时候，我把风筝给了他。他高兴得竟说了一声我长久以来没有听到过的：“谢谢叔叔！”然后，拿着风筝飞快地跑开了。我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一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可言说的愉快，我的心也随着那只风筝飞向高空、飞向那自由的天地里了……

然而，这却是我意想不到的。当晚，两位戴红袖套的“好汉”推门进来了。走在前面的汉子，手里举起一只风筝，在我面前晃了晃：

“这是你做的吗？嗯？”

我清楚地看出风筝上十行纸的红线，没有开口。

“你想干什么？想复辟？想变天？嗯？简直嚣张已极！”一个巴掌同时沉重地落在我的脸上了。我的眼镜登时被打得粉碎。我愤怒，然而依旧沉默。

在一顿严厉的训斥和沉重的惩罚之后，汉子向我宣布了三条：

“第一、写检查……第二、背诵十条语录；第三、除正常的劳改任务之外，明天加上打扫厕所。”……

事情总算完结了。我在愤怒之余，心里又暗自庆幸起来。庆幸之一，是写检查，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几年中，我写过的检查，比起我那因之获罪的几篇可怜的“毒草”文章来，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至于背语录和扫厕所，那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事。庆幸之二，是可笑这些打、砸、抢的“英雄”们，“嗯”了半天，却到底也说不出我的风筝和“反动罪行”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如果他们知道历史上那位指挥垓下之战的将军，曾经利用带笛的风筝，应和着楚歌去

瓦解敌人军心的故事，因而加我以“瓦解无产阶级斗志”的罪名；或者他们知道南北朝时那位被围困在台城的君王，曾经把风筝放出城外传送消息搬取援兵的故事，以至给我扣上一顶“里通外国，向帝、修、反传送情报”的大帽子，那才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呢！于是，我倒几乎有点相信他们那一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也许真有几分别理了！

在那连风筝也成为禁物的日子里，叫我怎能不思念起童年，思念起那辽阔的自由的天地！我的童年时代放风筝的伙伴啊，如今，你在哪里？……

终于，我知道七哥的消息了。

去年春天，已经是粉碎“四人帮”的三年之后，我在重庆一所高等学校的院刊上，看到了七哥的名字。那是为几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讲师平反昭雪的一条消息。他的名字便赫然地出现在那些无辜的死者中间！

童年时代的天空、草地、麦浪、菜花以及那飘飘的风筝，又出现在我的回忆之中。透过晶莹的泪珠，我仿佛看到那在田野上奔跑着的活泼的小小身影以及那调皮的脸、眨巴着的眼睛和那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

而春天，毕竟是到来了！

只要春天来到，风筝依旧要飘在天空。

我要用七哥教给我的全部技巧，也我心灵里全部的爱和恨，做成一只风筝。星期天，带上我那整天埋头于数理化之中的孩子们，痛痛快快地去放一次风筝。我要像童年时代一样地和孩子们一起在田野上快活地奔跑。然后，在草地上躺下来，把线盘插在泥土里，向他们讲述那些关于童年、关于风筝的快乐而又辛酸的故事……

一棵特立独行的树

文 / 小米

父亲对这一棵树的关心，似乎也超过了别的任何一棵树。

父亲栽下了它，栽活了它吗？父亲开导我们说：“就当我当初栽下的，不是一棵果树，不就行了！”父亲这样一说，我还真觉得占了便宜，毕竟我也吃了许多杏。而且无论怎么说，我要比过路的人吃得许许多多。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水果。只要是水果，没有我不喜欢的，这大约跟那时候生活水平比较低有关。我往往等不到树上的果子成熟，就已经尝过了。但杏不行，必须等它熟了才能吃，不然会吃坏了肚子。那时候我的肚子常常跟我闹别扭，不是拉，就是疼，现在想起来，也许跟我胡乱吃东西不无关系。

有那么一年，麦子早都熟了，割回来了，打了，家家都在晒粮食。麦田里也插上了稻秧，杏还不熟。我们每天都眼巴巴地望着那杏树，盼望能有一只杏子，由青变黄。可是，杏子稳得住，它们依然藏在叶子里，就是不肯露出它们的脸来。因为它们还是青皮的，又跟叶子一样大小，看上去好像只有叶子，没有杏。这样的杏挺酸，还没吃呢，就直冒酸水。可我不怕，无论如何也是要先吃为快的。我有我的办法。

我把杏摘下来，搁在麦衣堆里，捂上一天一夜之后，杏就变黄了，软一些了，不涩也不苦了，当然可以吃。这个方法，是我从村子里的老年人口里听来的，不是我的发明。我常常这样做，而且，从未吃坏肚子。真是不错。

我摘杏吃，必须瞒着父亲。他不许我那样做，说我是“吃独食”。他说：“好吃的东西，爱吃的东西，大家一起吃，才好。一个人吃，显得不太光彩，像做贼似的。”父亲喜欢在杏树下，有人路过，他必盛情邀请，要人家品尝。人家不好意思摘，他就主动摘给他们。看到人们吃杏子，或拿了杏子回家，父亲就喜滋滋的，比自己吃还高兴。

我家有那么多果树。只有这棵杏树，独自长在村头的大路边上，孤零零地，有点儿格格不入，好像不是我们家的，也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因为旁边没有别的树。父亲年年都在杏树旁边栽树，有杏树，也有别的果树，但都没有栽活。

父亲对这一棵树的关心，似乎也超过了别的任何一棵树。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这棵树是父亲到我家的时候，亲自栽下的。父亲是倒插门的女婿，所以他在村子里，看上去是非常“例外”的一个人。这棵树也特立独行，也显得“例外”。仿佛父亲与杏树之间，有一点儿象征关系。父亲在路边栽了许多树，只活了这么一棵，他因此格外地对它好一些，也是人之常情。

父亲喜欢杏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树下过路的人特别多。有好几个村子的人去赶集，要从树下经过。这棵杏树底下，正好是他们歇脚乘凉的地方。我们家里的人，也喜欢到杏树底下乘乘凉，歇歇暑，轻松一下，爽快一下。父亲因此在树下摆放了五六个方方正正的石头，那是专门给过路的人坐的。如果石头给人弄脏了，父亲就不声不响地擦干净，或洗干净。他怕弄脏了要坐的人的裤子，他怕他们不在那儿坐。